樊南文集補編

樊南文集補編序

同年生錢楞仙少司成少躋通顯壯年勇退覃精博洽海內宗之同治壬戌余承乏濟河延君主講崇實書院君循循善誘條晰其良楛而殿最之不及期年士風丕變公餘之暇朝夕過從飫聞緒論益歎君之才有不盡於是者而夷然沖澹獎掖後學爲尤不可及也君於書無所不窺隨手箋記皆成條理尤好樊南李氏之學嘗以馮氏採本未盡賅備因手錄全唐文所收二百三篇與哲弟笙仙廣文分任箋注之役既有成書閱以示余博而不雜簡而能該參伍鉤校絕非苟作諷玩再四愛不去手爰付手民以廣流布使士林讀之知精能於藝文者必根柢乎經史其亦知所嚮往矣

同治五年歲次丙寅秋八月盱眙吳棠撰

原序

稽文泉一冊半佚太元擬易之經訂昭諫八編尙遺秋雲如維之賦自昔零珠錯落斷璧沉貍宣歸搜燼於灰餘不致終淪於韋適然亦孤嶠之偶閟匪如唐棣之都刪從未有網羅前聞紬繹墜緒叢殘失次方嗟舊詁俄空爛脫無嫌頓喜全篇跳出以云補亡斯稱意古已樊南甲集編於大中元年丁卯爲隱方爲鄭亞掌書記時乙集則編於七年癸酉在盧宏正東川幕中卷各二十體皆四六攷唐志而僅嬴一卷之作按宋史而遞增八卷之繁嗣是昆體眞傳履鼎易混禮堂手寫足本無聞朱長孺彙收之而尙待於徐補頓俠君甄采之而尤備於馮箋世之吮素麟毫妃靑螺黛莫不家藏緗帙人握靈珠謂可綜金鑰之樞鈐匯玉溪之支派矣然而

河東有碑書之任何以作奏偏稀濮陽有重祭之文何以前篇不錄安陽府君為明德所自出而未聞敘述清芬令狐相公曾屢啟以陳情而不復留存隻字疑有瓊瑰之寶莫垂竹帛之光資摘援於藝林庶挑張於文苑我同歲生楞仙太史榮躋甲觀博覽丁函鳳髓龍筋早冠承明之鉅製邛花巴竹適滋思古之幽情乃者芸館含香蘭臺撰史無雙席上畢探中祕之奇第七車邊大發瑤華之采嘗取

欽定全唐文所收商隱駢體文錄之視今本多至二百三首釐為四冊名曰補編如窺豹斑而已得其全譬探驪珠而悉騰其耀信體裁之咸具迺韜晦之必彰緬惟顏魯公之佚篇留氏補之於宋蜀韋莊之遺集毛氏補之於明俾賸馥與殘膏均霑後學擬翼經

而輔道無愧功臣據古方今何多讓焉猥以錫蕃幼耽鼮異汎涉羣書壯學蟲雕粗知偶句卅載而編珠綴貝敢言淸麗爲文千里而斷梗飄蓬差同名宦不進屬爲校正其字弁言其端嗟嗟蜀水湘雲總才人之落漠恩牛怨李亦季世之譏彈而惟是上計淹車芳華拋琵年年金綫祇辦嫁衣朵朵紅蓮空妍府幕僅得此筆花退豔巢鳥餘痕猶復香落溷中偕李賀而泯沒劒埋獄底俟雷煥而鋒鋩固由激傲恃才干造物之所忌亦屬蹇屯遭遇極文士之同悲也竊濡穎而欷歔願鋟梨而雪此擣衣欲裂君幸能拾獺之殘托缽誰依我已覺拙鶯之盡

道光二十有七年歲在丁未夏四月烏程高錫蕃撰

振倫按上令狐相公七狀是楚非綯序中令狐二句微誤

自序

樊南文集原目不可見

四庫全書著錄乃崑山徐氏本藝初為箋章仲為注者也其文皆採自文苑英華凡一百五十首厥後桐鄉馮氏注出頗糾其箋注之誤而於篇目無甚出入其引明文淵閣書目義山文集十冊崑山葉氏菉竹堂書目義山文集十一冊因疑其不止於此矣振倫曩官京師恭誦

欽定全唐文七百七十一之七百八十二所收李義山文較諸徐馮注本多至二百三首惜未知採自何書嘗手錄之咸豐改元以憂返里復偕弟振常分任箋注之役嗣見阮文達所撰胡書農學士傳云從永樂大典錄出樊南佚文四百餘首乃恍然於所由來

而數尚不合亟從學士子次瑤孝廉乞得錄本對校之則即此二百三首其閒字句小有異同亦藉以考定永樂大典今存翰林院敬一亭悔未及對校又知文達所謂四百餘首者或合徐本之百五十首約略言之非此二百三首外尚有佚文二百首爲全唐文所未採也庚申賊擾江浙倉卒渡江而北平生書篋悉付灰燼而此本居然獨存展卷重觀如隔世事所注閒有未備比因主講袁浦同年吳仲宣漕帥富藏書獲從乞借補注之編爲十二卷夫以振倫兄弟之謭陋上方徐氏昆季誠不可道里計惟是頻年捃摭之功不忍輕棄今茲稿本粗定尚冀有好事如馮氏者糾余之失更合本集以成完書則此編其猶嚆矢也已

同治三年歲在甲子孟冬之月歸安錢振倫書

凡例

一徐馮注本雖出綴集而成但行世已久不得不謂之本集是編有與相涉者悉於題下注明以便互勘

一文首標題按其年月有必不可通者當爲傳鈔之誤今各疏所疑於下不敢擅易原題

一文有箋注例加於首見之篇惟王茂元一生仕履備詳於外舅司徒公文非詳引史傳則散見於前者轉難稽核故特立此變例

一帝虎魯魚書中恆有是編如張佚誤秩劉恢誤恢尙易辨也若雒陽之誤維揚廣漢之誤廣陵則似是而非必經妄人亂改茲就灼知者摘正之此外未注諸條固緣見書苦少抑未

必無點畫之譌也

一祭韋太尉文二首確爲符載之作故退一字別之仍依原第

錄注其文以備參考

一玉溪生詩題有彭陽公誌文本集文中所述有才論聖論與

牛太尉文補編文中所述有紫極宮銘馮氏引金石錄有佛

頌全蜀藝文志有懷安軍碑記爲八戒和尚謝復三學山精

舍表皆知其題而佚其文近人孫梅四六叢話內載義山修

華嶽廟記云出華嶽集志今附卷末然亦未敢深信也

一馮氏玉溪生年譜於無可取證之中旁搜互勘酌定年月用

心亦良苦矣惟是編行狀等篇爲馮氏所未見故譜中不無

肊斷而譌今糺正數條附列於書後

一振倫家之藏書且罕知。又是編初刊武康王松齋孝廉誠曾爲蒐採數十條及其將成江山劉彥清農部履芬又爲刪節數百條但遺漏舛訛終不能免　大雅君子續有見示當別爲補注一卷以志多聞之益

舊唐書文苑傳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曾祖叔恒年十九登進士第位終安陽令祖俌位終邢州錄事參軍父嗣商隱幼能爲文令狐楚鎮河陽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遊楚鎮天平汴州從爲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調補宏農尉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茂元雖讀書爲儒然本將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時德裕秉政用爲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讎怨商隱既爲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綯爲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

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檢校水部員外郎大中初白敏中執政令狐綯在內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京兆尹盧宏正奏署掾曹令典牋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啟陳情綯不之省宏正鎭徐州又從爲掌書記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鎭東蜀辟爲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辭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持操特才詭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弟羲叟亦以進士擢第累爲賓

佐商隱有表狀集四十卷

新唐書文藝傳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鍇奬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宏]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爲詭薄無行共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京兆尹盧[宏]止表爲府參軍典箋奏綯當

國商隱歸窮自解綯憾不置宏止鎮徐州表爲掌書記久之還朝
復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
員外郎府罷客滎陽卒商隱初爲文瓌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
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
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樊南文集補編目錄

卷二 狀

卷三 狀

卷四 狀

卷五 狀

卷六 狀

正啟

卷八 啟 牒

玉谿生年譜訂誤

清河袁長清校字

樊南文集補編卷第一

歸安　錢振倫楞仙箋
　　　錢振常箎仙注

表

為彭陽公興元請尋醫表

（舊唐書令狐楚傳：楚字殼士，太和九年守尚書左僕射，進封彭陽郡開國公。開成元年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於鎮。又地理志：山南西道節度使治興元府，管興元、開、通、渠、興、集、鳳、洋、蓬、利、璧、巴、閬、果、金、商等州。○本集有代彭陽公遺表）

臣某言：臣聞長育之功，允歸於天地（左傳）；疾痛所迫，必告於君親（史記屈原傳：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是以今月某日，竊獻表章（蔡邕獨斷：凡群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上干旒扆（禮玉藻注：天子以五采藻為旒。又曲禮疏：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備陳舊恙（史記外戚世家注：爾雅：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噬人蟲也，故人相恤云：得無恙乎）。當此頹齡（陶潛九日閑居詩：菊為制頹齡），乞解藩維（藝文類聚：管闡合祖

（範書曰勝受多福爲國藩維）

一歸京輦（後漢書周舉傳出入京輦左思吳都賦劉逵注輦王者所乘故京邑之地通曰輦）衰羸則甚（後漢書張歆傳注有司奏君年體衰羸）戰灼猶深（晉書王濟傳豈惟老臣獨懷戰灼）臣某（中謝羊祜讓開府表李善注裴氏新語曰若爲其君將有所之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臣早以庸虛（王融求自試啟拔迹庸虛）八座恩渥四朝受任

二紀叨榮（舊唐書令狐楚傳元和九年入翰林充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皆居內職十三年四月出爲華州刺史十月爲河陽節度使十四年七月皇甫鏄薦楚入朝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五年正月憲宗崩爲山陵使六月山陵畢會有告楚親吏贓汙事發出爲宣歙觀察使再貶衡州刺史長慶元年四月量移郢州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逢吉作相極力援楚敬宗即位用楚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其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宣武軍節度使太和二年九月徵爲戶部尚書三年三月檢校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十一月進位檢校右僕射天平軍節度使六年二月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七年六月入爲吏部尚書九年六月轉太常卿十一月以本官領鹽鐵轉運等使開成元年四月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按前後二十四年歷憲穆敬文四朝管子爲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書畢命傳十二年曰紀魏書景穆十二王傳叨榮左右）華省貴樞（潘岳秋興賦獨展轉於華省梁書蕭琛傳征械貴樞）皆慚竊

位專征虎守（竹書紀年王命西伯得專征伐）每愧非才（蜀志馬良傳注習鑿齒曰且先主誠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

豈不願蹋螻蟻之微生（梁書吉翂傳夫[illegible][illegible]螻蟻尚惜其生沈慶之傳[illegible][illegible]微生屢多幸）[illegible]桑榆之景

淮南子曰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靡敢言病（左傳）罔或告勞（詩）然事有不可因循（漢書百官公卿表）漢因循而不革力有不堪勉彊（彊當作強）苟懷情不盡（梁書沈約傳帝問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云）則事主非忠且漢上雄藩褒中重鎮（舊唐書地理志興元府隋漢中郡領褒城漢褒中縣漢書地理志漢中郡領沔陽縣注漢上曰沔白帖雄藩重寄漢書高帝紀漢王送至褒中注即今梁州之褒縣也晉書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晉書諸藩附成王暨傳爲二方重鎮）統臨至廣（魏書蠕蠕傳臣當統臨餘人奉事陛下）控壓非輕（詩大叔于田傳止馬曰控博雅壓鎮也）亦既揣量豈容緘默（說苑孔子之周觀於大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宋書范泰傳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因合即時離鎮隨表歸朝伏料睿慈必從丹款（庾亮讓中書令表李善注曹大家舞賦曰復丹款之未足）拜魏闕而獲伸積戀（周禮）訪秦醫而莫愈沈痾（秦醫見左傳晉書梁廣傳沈痾頓愈）乏絕之時馳驅未晚臣已決取今月某日離本道東上（舊唐書地理志梁州興元府至京師一千二百二十三里）無任祈恩危迫之至

爲尚書濮陽公涇原讓加兵部尚書表（新唐書王栖曜傳栖曜濮州濮陽人子茂元果）

還嶺南節度使家積財交煽權貴鄭注用事遷涇原節度使泚敗悉出家貲餉兩軍得不誅封濮陽郡侯（舊唐書文宗紀）大和九年十月以前廣州節度使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又地理志）涇原節度使治涇州管涇原渭武四州（又職官志）兵部尚書一員正三品○（案）此表乃王茂元初拜兵部尚書遣屬濟謝之文後有附送官告中使同狀蓋同時之作又有官後上中書門下狀則陳讓不允而致謝時相者也按新舊唐書紀傳皆不載茂元加兵部尚書事即是編祭司徒公文亦不之及惟後爲濮陽公上陳相公第二狀云分起部而求淹遷司戎而何速考陳夷行於開成二年四月入相四年五月罷本篇云四鎮兼（歷）一別漢庭茂元出鎮涇原爲大和九年十月事下數至開成三年爲四載時夷行尚未罷相合兩篇以互證則事當在開成三年矣再按官告狀云榮假冬卿與分霜憲官後狀云往在番禺已分風憲及臨安定又假冬卿是茂元出鎮嶺南已加御史中丞移鎮涇原又加工部尚書並在加兵部尚書之前而事皆無考蓋諸鎮遷領京銜紀載多略耳

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某至（漢書宦者傳）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敕號曰中使奉宣恩旨加授臣某官依前充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舊唐書地理志）安西都護所統四鎮龜茲都督府毗沙都督府疏勒都督府焉耆都督府（又）北庭都護府屬河西道新方鎮表大（歷）三年置涇原節度使貞元六年領四鎮北庭行軍節度使（又百官志）節度使兼觀察使又有判官支使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兼支度營田招討經略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又）觀察處置

使筆祭所部善惡舉大綱凡奏請皆屬於州

散官勳賜如故 舊唐書職官志武散官舊謂之散位不理職務加官而已後魏及梁皆以散號將軍記其本階自隋改用開府儀同三司已下貞觀年又分文武入仕者皆帶散位謂之本品〔文〕勳官者出於周齊交戰之際本以酬戰士其後漸及朝流階爵之外更爲節級武德初雜用隋制至七年頒令定用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上騎都尉騎都尉驍騎尉飛騎尉雲騎尉武騎尉凡十二等起正二品至從七品貞觀十一年改上大將軍爲上護軍大將軍爲護軍自外不改行之至今又輿服志自武德已來皆正員帶闕官始佩魚袋員外試判檢校自則天中宗後始有之皆不佩魚雖正員官得佩亦去任及致仕即解去魚袋至開元九年張嘉貞爲中書令奏諸致仕許終身佩魚以爲榮寵以理去任亦聽佩魚袋自後恩制賜賞緋紫例兼魚袋之章服因之佩魚袋服朱紫者衆矣

并賜臣官告 原作誥今據胡本改正

一通者 舊唐書李嶠傳時吏部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用參雜難以區分嶠奏請准司勳兵部印文例加官告兩字至今行之

初謂風傳 晉書呂光載記行人風傳云卿擁道百姓爲磨齒

忽從日下 本集馮氏曰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日下字本出而用爲君象後人以之稱京師

怔忪自失 方言征彸遑遽也列子子貢茫然自失

抃舞不能臣某中謝 已見前狀

臣夙探史冊頗究職官 按漢書作百官公卿表後漢書作百官志晉書作職官志宋書齊書亦作百官志魏書作官氏志隋書作百官志

尚書則虞曰納言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應劭曰納言如今尚書管王之喉舌也

兵部乃周之司馬是司九法 並周禮

爰統六師 闕

歷代以來非

賢不處〔北堂書鈔〕晉中興書蔡謨爲尚書上疏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田穰苴之文武始議超居〔史記司馬穰苴傳〕司

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薦田穰苴曰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爲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張孺子之尊

崇方宜入拜孺子當作子孺漢書張安世傳安世字子孺宣帝初拜爲大司馬[illegible]入拜尚書辛有以茲名將〔左傳〕

遠假藩維見前表況臣識愧通人〔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贊〕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號非名士[illegible]記

芸香補吏方同班固之私循謂試校書郎詩夜外舅司徒公文〔初學記〕顏黎魏略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漢書張

安世傳爲子延壽求出補吏後漢書班固傳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象魏獻書有異東方之自薦謂上書自薦○象魏見

見周禮國語史獻書漢書東方朔傳武帝初即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朔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因緣隆第漢書

鄭崇傳崇有因緣北齊書樊遜傳家鄉族第齒列周行〔史記陳杞世家〕不足齒列○周行見詩乃籍時來任昉天監三年策秀

才文因新呼來不期宦原作官今據胡本改正達〔李密陳情表〕本圖宦達屬者出征海嶠再撫蠻陬邑容

經略嶺南部度〔水經注〕湞水出南康縣涼熱山雞籠山即大庾嶺也五嶺之最東矣故

曰東嶠山〔又〕溱水又西黃水注之水出縣西黃岑山山則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

〔又〕都山即都龐之嶠也五嶺之第三嶺也〔又〕灕水又左合萌渚之水水南出於萌渚之

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又〕越城嶠水南出越城之嶠嶠即五嶺之西嶺也秦置五嶺之戍

是其一焉左思魏都賦發咳吏落譯導而通鳥獸之怟也 獨向一隅 韓詩外傳衆或滿堂而飲酒有一人獨向隅悲泣則一堂為之不樂 遂踰萬
里王邵伯之犢生則還官 晉書王遜傳遜字邵伯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 吳隱之之
魚曾剔去骨 晉書吳隱之傳隱之為廣州刺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 黷無悔
稽得及旋歸幾望京華又分旄節 史記秦始皇紀注正義曰旄節者編旄為之以象竹節 擁戎馬于
涇上護 原作獲今據胡本改正 田穀于回中 史記田叔傳褚補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秦始皇紀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
注回中在安定 罷謹艨艟 釋名狹而長曰艨艟以衝突敵船 擧燒烽燧 史記司馬相如傳烽舉燧燔注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烽主
晝燧主夜 四張羌歷 注 一別漢庭 史記樊酈滕灌傳贊垂名漢庭 蔥嶺猶擅 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
通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說文羴羊臭也或從亶 雪山未復 後漢書班超傳彼白山注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 拔
劒而憤鬱弧不平 班固幽通賦發鬱弧欲[illegible]鑣兮 豈謂皇帝陛下 蔡邕獨斷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
無所不照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故稱皇帝陛下者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于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
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 收雲中長者之名 史記田叔傳孝文帝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

舒長者也　録義賜絶域之志（西京雜記傅介子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絶域何能坐事散儒後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暫

覽乃睠（詩）卽議酬勞借寵于總轄（後漢書岑彭傳欲借寵呼賢以為名號讓中書令表出總六軍）分榮

于整武（藝文類聚物理論曰高祖定天下置丞相以統文德立大司馬以整武事為二府焉）前叨未（原作末今據胡本改正）寒後忝

轉加紀在綵牋（天中記唐初將相官告用銷金牋及金鳳紙書之餘皆魚牋花牋而已）卷之瑤軸（舊唐書高宗紀令後尚書省下諸司州縣宜並用黃紙其承製敕之司量為卷軸以備披檢）然臣退思其所內顧其能貪天之功（左傳）

前經攸戒（謝靈運山居賦恭窺前經）受爵不讓（詩）古人所非富哉是言服之無斁

（詩）高封大邑（新唐書百官志凡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正一品二曰嗣王郡王食邑五千戶從一品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從一品四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正二品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從二品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從三品七曰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正四品八曰開國縣子食邑五百戶正五品上九曰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從五品上）君親誠用以推恩銘座循牆（荀子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後漢崔瑗有座右銘○循牆見左傳）臣心詎忘于揣分（隋書炎辨傳循涯揣分）自肯避乎

今盛懼彼高明（揚雄解嘲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度其私誠豈徒虛飾（晉書山濤傳詔答崇註公勿復為虛飾之煩）直恐任踰其量事過其才則鬼亦害盈（易）天能概滿（管子斗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因循且爾（見前表）頑礙隨之雖在至愚實知斯義伏惟皇帝陛下鑑以照物（隋書音樂志陽光照物鑑風先導）皦而燭幽（班固東都賦皦皇明以燭幽）待（疑當作恃）乞追還使臣寢息嚴命（任昉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敬諾然降臨賜寢嚴命）苟臣亟溷廟略（晉書羊祜傳外揚王化內經廟略）虧振兵威少能斷儹扼吭（史記張儀傳說趙王曰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又劉敬傳夫與人鬬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下城徇地（史記樂毅傳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又陳涉世家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止而進律（禮記）膚敢自媒（曹植求自試表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俟陶侃之書勳方加羽葆（晉書陶侃傳蘇峻作逆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因推為盟主侃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斬峻於陣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侃旋江陵尋以為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書勳見左傳禮雜記疏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待班超之立績始議鼓鼙（後漢書班超傳宜帝八年拜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王符潛夫論及其成名立績德普令聞不已說文

驛騎鼓也　使遷擢之有章亦望位而相稱（北史竇熾傳及其望位隆重而子孫皆處列位）臣某不勝志願懇迫之至謹差押衙某官某（通鑑唐昭宗紀注押牙者盡管節度使牙內之事按押衙爲劉右見後官狀）馳奉恩告陳讓以聞

爲濮陽公奉慰皇太子薨表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三年九月以皇太子慢遊敗度欲廢之殺太子宮人左右數十人冬十月太子薨於少陽院又文宗二子傳莊恪太子永文宗長子也母曰王德妃太和四年封魯王六年冊爲皇太子開成三年暴薨時傳云德妃晚年寵衰賢妃楊氏恩渥方深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己故日加誣譖太子終不能自辨明也太子既薨上頗追悔○本集有爲濮陽公論皇太子表後有皇太子薨慰寧相狀）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本道進奏院狀報（舊唐書代宗紀大曆十二年諸道邸務在上都名曰留後改爲進奏院）今月某日以皇太子在謝東宮（呂氏春秋高誘注東宮太子所居）擬今月十二日至來月一日朝參者（舊唐書職官志凡京司文武執事九品以上每朔望朝參五品以上及供奉官員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每日參）前星失色（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注心之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後星庶子漢書李尋傳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

少海驚波〔山海經〕無皋之山南望幼海〔注〕即少海也〔張衡西京賦〕散似驚波　欷結一人〔廣雅〕欷悲也　悲纏茂國〔任昉王文憲集序〕悲纏教義　臣某誠涕誠咽頓首頓首伏以皇太子地當守器賢可承祧〔沈約立太子詔〕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儲樹嫡守器承祧　金馬銅羊〔吳志孫登傳〕登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立爲太子嘗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初學記〕晉東宮舊事皇太子有銅水羊一枚容自副　早開　原作開今據胡本改正　正位〔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既正位東儲善立名尚　鸞旌雞戟〔初學記〕徐陵東宮頌命服惟九龍旂鸞旗文〔晉東宮舊事〕崇福門雞鳴戟十張　方慶脩齡〔阮籍詠懷詩〕列仙停脩齡　豈謂變驚黃離禍生蒼震〔並易〕　宣猷庭內〔潘尼皇太子集應令詩〕置酒宣猷庭擊鐘霜沼濱　秋冬之學空存〔禮記〕　博望苑中〔漢書武五子傳〕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　監撫之儀莫覩〔左傳〕　伏惟皇帝陛下　見前表　悼深伊將　將疑當作水〔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皇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山海經〕蔓渠之山伊水出焉　念切瑤山〔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榣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榣山　嗟上賓之不留〔逸周書〕太子晉謂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　惜外陽而無驗〔史記扁鵲傳〕扁鵲過虢虢

太子死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青宮掩泣**（東方朔神異經東方有宮建以五色青石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楚辭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元圃酸心**（陸機皇太子宴元圃宣猷堂有令賦詩李善注洛陽記曰東宮之北曰元圃園梁元帝鄭衆論豈不痛鼻酸心惱徵陽之宮陛）**臣限守遐隅久違京闕不獲奔走奉慰闕庭無任悲咽懇戀之至**

爲中丞滎陽公赴桂州至湖南敕書慰諭表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滎陽鄭氏鄭少鄭少鄭生穆穆生亞舊唐書鄭畋傳父亞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經略使又宣宗紀大中元年二月以給事中鄭亞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等使又地理志嶺南西道桂管經略觀察使治桂州又湖南觀察使治潭州又宣宗紀大中元年四月積慶太后蕭氏崩謚曰貞獻新唐書百官志凡王言之制有七六曰論事敕書戒約臣下則用之）

臣某言今月八日宣告使某官某至湖南觀察府賫賜臣敕書一通并慰諭臣所部將吏僧道耆老等乾文昭錫兌澤旁流（旁音蕩）**雖聞訃以銜哀**（白虎通天子崩訃告諸侯何爲臣子喪君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語人者也諸侯欲聞之又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故禮曰天子崩遣使者訃

諸侯嵇康養生論曾子銜哀七日不飢 亦戚 原作咸今據胡本改正 慰而竊抃下後漢郤陽令習全魏百工戢思曹植求自試表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 臣某中謝 臣伏聞積慶太后 舊唐書后妃傳穆宗貞獻皇后蕭氏初入十六宅爲建安王侍者生文宗皇帝文宗踐阼尊號曰皇太后武宗即位從居積慶殿號積慶太后 爰初遘疾 後漢陸續傳遘疾遇厄 皇帝陛下即不視朔 禮記 處切宸襟 何遜爲西豐侯九日侍宴樂遊苑詩宸襟動時豫 時遘煩暑 煩疑當作燀國語火無炎燀 載想大庭之舊 列子黃帝憂天下之不治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神遊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 寶懸方 原作齒今據胡本改正 國之心 註 乃遘屬歸真 列子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也 書留具位 任昉宣德皇后令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陛下又能咨學輸酌中之請寔聖賢推遜之懷 按太后於宣宗爲嫂此用檀弓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始卒義以致憂 左傳 孝經 終據經而順變 漢書孔光傳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順變見禮記 獲情禮 原作理今據胡本改正 兼修之旨 晉書孝武文李太后傳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兆制衛盡情禮兼申 成古今莫易之文 後漢書王昌傳蓋聞爲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 伏讀綸言 禮記 賓榮藩守 北史齊清河王岳子勱傳頻歷藩守 伏以時逢

積水行湍長沙舊唐書地理志潭州隋長沙郡擁皁蓋而入留後漢書輿服志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載青旌而莫濟禮記未獲宣傳童艾蜀志彭羕傳數令羕宣傳軍事釋名十五日童五十日艾號召蠻夷國語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謹具當時宣示所將兵吏及迎候將校說惟冀下車已後漢書敘傳班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食蘗自規按飲冰食蘗文中屢用白香山詩三年為刺史飲冰復食蘗則不始於義山矣飲冰見莊子食蘗未詳所出仰憑垂露之文晉書要錄漢曹喜工篆隸書懸針垂露之法虔守宣風之職晉書武帝紀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臣與將吏等無任感恩望闕屏營之至魏書高閭傳閭進陟北岳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國語王親獨行屏營仿偟於山林之中

為滎陽公至湖南賀聽政表詳前表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院狀報見太子表月日宰臣某等懇悃上言請從聽斷漢書敘傳中宗明明夤用刑名時舉傳納以言聽斷惟精特降優旨宋書王弘傳仰延優旨俯賜依從普天率土詩莫不慶幸臣某中謝臣聞道惟應變史記太史公自序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

變合變則道昭禮貫酌情踰情則禮廢苟非至德曷敢大中伏惟

皇帝陛下孝德齊於殷聖獻允塞於詩（三語詩）日兄稟義（太后穆宗妃宣宗穆宗弟春秋感精符人主兄日姊）

月天戴禮記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益柳下惠之行也邛姬延慝（漢書楚元王傳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邛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

盡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繇是怨嫂注張晏曰邛大也長嫂稱也始自爽和（爾雅爽差也爽忒也）遂停賦政絕臣

僚之陛見（後漢書蔡邕傳又因陛見陳聞非失）奉藥勝於宮朝（宋書文帝路淑媛傳晉在蕃閣常奉藥勝實志張淑也淑後父）

於宮朝及宣宅言歸（見前表）寢園將祔（後漢書祭祀志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

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禮檀弓注祔謂合葬喪紀既閟於約禮（禮記）克奉已布於成規（克當）

作充班固西都賦三選七遷充奉陵邑遷（切本作均）大臣陳義之方（莊子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得王者自

家之化（王褒周大保尉遲綱墓碑出忠入孝自家刑國）臣方叨廢問（史記秦始皇紀若使人廢問侯書高祖紀廢問有不如詔者以重論）

之猶在道塗雖清攬轡之心（後漢書范滂傳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且阻執圭之覲

（周禮）湘波附奏（戰國策食湘波之魚）嶺嶠含誠（見兵部尚書表）敢思瑚璉之前榮（亞以給事中出為桂）

省觀察使後漢書百官志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注漢舊儀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外名曰夕郎實慕金閨之舊籍謝朓始出尚書省詩既通金閨籍無任望闕瞻天結戀屏營之至望闕屏營見前表傳咸申懷賦實結戀之有違

為滎陽公奉慰積慶太后上謚表許慰諭表

臣某言臣得禮部牒奉六月二日敕大行積慶太后漢書霍光傳注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冊上尊號曰貞獻皇后者逸周書謚法解博聞多能曰獻聰明叡哲曰獻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克曰貞慶膺堯門漢書外戚傳鉤弋趙倢伃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迺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迺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昭帝即位尊為皇太后謚遵周道禮記兔罝考義詩序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闈館流輝漢書元后傳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幸闈館臣某中謝臣聞刑于寡妻文王之令德詩思及邛姬漢后之深非見前表詩傳所存褒貶斯在伏惟皇帝陛下用周典訓國語備其訓典滌濯瑕疵班固東都賦滌瑕蕩穢報惠皇原作皇后今據胡本改正友愛之仁舊唐書穆宗紀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鄭亞改會昌一品集序長慶中事惠皇為翰林學士如文宗引進之念按文宗為宣宗之姪此用

檀弓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 積慶太后始蒙敬養雕記於受榮名掩沙麓以傳祥漢書元后傳王翁孺徙魏郡元城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麓地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翁孺生禁禁生女政君即元后也聯河洲而抒美詩天長地久老子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式崇清廟之尊彝詩萬歲千秋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永慰光陵之牀帳舊唐書穆宗紀長慶四年正月崩十一月葬於光陵唐會要光陵陪葬名氏恭僖太后王氏積慶太后蕭氏後漢書光烈陰皇后紀明帝性孝愛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旣寤百官及故客上陵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天下臣子不勝感抃臣此字原脫今據胡本校補限以守藩江嶺史記呂后紀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初學記沈懷遠南越志曰廣信江始安江鬱林江亦爲三江在越也。餘見兵部尙書表不獲奉慰闕庭無任悽恐屛營之至

狀

爲汝南公賀元日朝會上中書狀

舊唐書周墀傳墀字德升汝南人長慶二年擢進士第開成四

年正拜中書舍人武宗即位出爲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改鄂岳觀察使遷江南西道觀察使大中初檢校禮部尚書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汝南男入朝爲兵部侍郎判度支新唐書禮樂志皇帝元正冬至受羣臣朝賀而會舊唐書職官志中書省中書令二員中書侍郎二員鏊按周墀自華遷鄂史無年月考唐摭言會昌三年王起再主文柄墀以詩寄賀其時猶刺華州以武宗上尊號之歲計之則文當爲刺華時作惟元日朝會爲歲舉之常儀而請上尊號爲一朝之盛典本屬兩事且武宗受冊在四月而文中亦不引元正故實尤屬可疑豈元日朝會狀別有一文而佚文乃賀上尊號狀傳鈔脫誤遂合爲一與

右得本道進奏院狀報見太子表今月日皇帝御宣政殿受冊尊號爲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者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四月乙丑朔李德裕上尊號加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戊寅御宣政殿受冊是月九日雨至十四日轉甚乃改用二十三日又地理志東內曰大明宮高宗龍朔二年置正門曰丹鳳正殿曰含元含元之後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省弘文史二館高宗以後天子常居東內當時集軍州官吏等丁寧宣示訖漢書谷永傳注丁寧謂再三告示也鴻名有赫司馬相如封禪文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慶澤無偏北史隋紀恩所以宣播慶澤上光宗廟之明靈揚雄趙充國頌明靈惟宣下慰蒸黎之

欽屬（宋書長沙景王道憐傳䝉策欽屬）功勞必表（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逋負咸蠲（漢書昭帝紀三年已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王注蠲除也）出繫於狴牢（張華博物志狴牢獄別名）復流竄於魍魅（左傳）撫安緜寓（吳志孫綝傳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存省耄期（漢書文帝紀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注存省視也○耄期見書）有國之綱政咸脩（漢書嚴助傳朝有闕政）前代之遺文必舉（漢書公孫弘等傳贊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此皆相公（顧炎武日知錄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宮皋夔之事業秉伊說之材謀（漢書敘傳欽用材謀）協贊神功導宣睿化（謝莊宋明堂歌睿化凝孝風烝）符瑞咨至天人允咸慶雲非煙（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注卿音慶）浪井不鑿（孫氏瑞應圖王者清淨則浪井出有仙人主之與路浪井不鑿自成）然後率多士陳大儀（漢書禮樂志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致君於堯舜之前驅俗於勛軒之上（史記五帝紀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又帝堯者放勛）四維仰化（淮南子東北為報德之維西南為背羊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蹏通之維）萬國承流（崔駰河南尹箴風化攸興萬國承流）況某忝典州兵（左傳）嘗聞廟算（孫子兵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雖阻

陪班列（魏志陳留王奐紀注漢晉春秋曰班列大同） 亦遥接歡呼鳳闕雙標（史記封禪書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為鳳闕高二十餘丈） 應開天上雞竿百尺（太平御覽三國典略曰齊長廣王湛即皇帝位於南宮大赦改元其日將赦庫令於殿門外建金雞宋孝王不識其義問於光祿大夫司馬膺之膺之曰案海中有占曰天雞星動當有赦由是帝王以雞為候新唐書百官志赦日樹金雞於仗南竿長七丈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 想在日邊（晉書明帝紀帝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 顧奮飛而不能（詩） 亦攀望而何及無任抃躍之至（徐勉謝敕賜絹啟率土抃躍）

為京兆公乞留瀘州刺史洗宗禮狀（箋本集京兆公徐氏多以為杜悰按新書杜悰傳會昌中同平章事劉稹平進左僕射未幾罷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徙西川唐書地理志劍南東川節度使管梓綿劍普榮遂合渝瀘等州文云當管瀘州當為東川時事杜悰由東川徙西川史無年月馮氏據通鑑考異定為大中二年二月考義山於大中六年赴柳仲郢東川幕是年冬推獄西川始見杜悰故有獻京兆公詩啟諸啟狀皆與東川之日義山方在梓管何緣為其作文其可疑者此也又本集為京兆公陝州賀南郊赦表馮氏以與杜悰事迹不符箋為闕疑然遍傳亦無鎮東川事似當別有一人存以俟考）（新唐書地理志瀘州瀘川郡下（舊唐書職官志）下州刺史一員正四品

臣得當管瀘州官吏百姓李繼等及瀘州所管五縣百姓張思忠等〔新唐書地理志〕瀘州領縣五瀘川富義江安合江綿水并羈縻州十刺史韋文賞等狀稱〔新唐書地理志〕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皆得世襲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號爲羈縻云納州都督府都寧郡薩州黃池郡晏州羅陽郡鞏州因忠郡奉州浙州順州思峩州淯州能州高州宋州長寧州定州右隸瀘州都督府〔漢書司馬相如傳〕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注〕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前件官到任已來勵精爲理〔漢書魏相傳〕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按唐諱治作理○此下疑脫四字一句多方以蘇疲病〔宋〕況郡連戎僰地接巴黔〔元和郡縣志〕瀘州春秋戰國時爲巴子國秦并天下爲巴郡地武帝分置犍爲郡今州即犍爲郡之江陽符二縣地〔新唐書地理志〕戎州本犍爲郡治僰道縣渝州本巴郡並屬劍南道又黔州屬江南道作業多仰於茗茶〔史記高祖紀〕不事家人生產作業〔爾雅〕檟苦荼〔注〕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荼晚采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務本不同於秀麥宗禮□□□□□□□□□□□□貊之邦爝識囷倉之積〔考工記〕匠人逆地上爲之方曰倉圓曰囷伏覩宸嚴〔江淹〕建平王之荊州刺史謝闕表託慕宸嚴俯

哀縣道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亟下縣道漢書百官公卿表縣有蠻夷曰道 特許彙晉宗禮更一二年

爲濮陽公附送官告申 當作中 使回狀 箋詳兵部尚書表官告中使亦已彼篇

右今月某日中使某至奉宣恩旨賜臣前件敕書手詔官告者 敕書

見啟論表後漢書東平王蒼傳顯宗遣使手詔國中傅 已準詔旨示軍吏僧道耆老等其官告已

差押衙某 見兵部尚書表 奉表陳讓訖臣才謝適時知非周物 易 承私門有

後之慶當大朝猶有之恩 茂元椈曦丁戰國策乘私門之請。有後猶行亦左傳 頡頏 當作頏 漸高

詩燕燕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 騰淩必遠雕蟲可恥揚子雲不以爲文 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

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跨馬莫能杜元凱于何稱武 晉書杜預傳預字元凱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

大事輒居將率之列 遂叨旗鼓 史記淮陰侯傳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 及建麾幢 吳志孫權傳注江表傳以大將軍曲蓋麾

幢晉幽州并州牧 南犯虜煙 謂西南後漢書公孫瓚傳曰南多疾氣 遠提龍戶 前部新書龍戶見水名則知有龍 西當爝

火 晉書天文志軒轅西四星曰爝爝者烽火之爝也邏亭之警候 留控大戎 謂吐蕃國語今自大羊伯化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新唐書突厥傳吐蕃

狗極臨長萬人（爾雅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命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董齊千乘（魏志王淩傳注魏略張濟來致）可以

專殺未嘗貢（胡本作叚）租（漢書兒寬傳寬擢左內史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

況又榮假冬卿總分霜憲（愛詳兵部尚書狄道典職及唐皆曰御史孫龍朔二年改爲憲臺咸亨二年復舊門北闢主陰殺也故御史爲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俊莫之比焉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軍前列

秦時御史（新唐書百官志至德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爲之謂之外臺漢書張蒼傳蒼秦時爲御史）幕下辟漢曰郎官（通典郎官謂之尚書郎漢置）

碧落仰瞻（度人經晝於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受元始度人無量上品）已參星象（王融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

丹霄迥望（荀悅漢紀故願一登文后之階陟丹霄之途）了別塵泥滿盈之戒是虞富貴之願斯足（宋書王誕傳孔甯子與華亦有富貴之願自徐羨之等專權日夜構之於太祖每切齒憤叱元嘉三年誅羨之等進還護軍侍中）

而九國未至（禮記西方有九國焉疏西方有九國未賓）六戎尚存（禮記）關懸藁街（漢書陳湯傳建昭三年湯與甘延壽上疏曰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槀街蠻夷邸閒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

阻作飲器（史記大宛傳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擬白環之貢

獻（竹書紀年：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偶青鳥之神仙（初學記：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而來，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來。）閱軍實而皆裂兵符（軍實見左傳。史記項羽紀：樊噲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又信陵君傳：魏王使將軍晉鄙救趙，兵符常在王臥內。）視戰格而髮衝武弁（通典：戰格，施戰格於女牆上，跳出三尺，用避矢石。史記藺相如傳：相如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後漢書輿服志：武冠，一曰武弁。）苟拘司敗（左傳）已漏嚴科（宋書自序：故同之嚴科）豈可授列五兵（舊唐書職官志：兵部尚書，南朝謂之五兵尚書。）任兼八座（晉書職官志：後漢以三公曹、吏部曹、民曹、客曹、二千石曹、中都官曹合爲六曹，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尚書。）詔開垂露（見慰諭表）降自天家（蔡邕獨斷：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中使飛星（後漢書天文志注：流星出之爲中使。）來從日域（揚雄長楊賦：西厭月𩇨，東震日域。）紫泥猶溼（漢舊儀：皇帝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黃紙未乾（舊唐書高宗紀：上元三年，敕制比用白紙，多爲蟲蠹，今後尚書省下諸司州縣，宜並用黃紙。）宣傳而誰則懦夫感激而孰非死士（死士見左傳）固不合更稽成命（說文：稽，留止也）重曠殊恩竊以君人者在度材而命官，臣下者宜論功而受賞。易變且乘，詩戒斯

以上數條倫（闕）下招顛隕竊國柄（後漢書[illegible]傳：外典國柄）非止臣身是敢輒

續亮旅禮記 西陳章疏 韓見辭賢表漢斡揚雄傳解嘲曰獨可抗疏時道是非注疏者疏條其事而言之 言之必可

顛孫閻忘於書紳汗出而收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曰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

漢祖何妨於銷印 史記留侯世家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張良從外來謁漢王具以酈生語告良曰誰為大王畫此計者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令趣銷印

伏惟皇帝陛下深迴睿鑒曲徇鴻慈從國僑讓邑之言獎成季辭酇之志俾無賞 原注疑。胡本作甯 僭以激當官 四語並見左傳 儻龐得揚威稍能陳力恢復河右收 胡本作收 禹貢之地圖揚定隴西雪皇唐之祖業 新唐書地理志天寶盜起中國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右晉書裴秀傳又以藏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強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則闕古有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 則亦不敢更辭竹帛 墨子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 復拒鼎彝 宋書劉穆之傳遺功銘鼎彝 明神所知丹慊具在 任昉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示昌之丹慊獲申 臣不勝感恩陳乞悃款屏營之至 楚辭卜居吾寧悃悃款款

村以忠乎。餘見尉論表

爲濮陽公奏臨涇平涼等鎮雜式十月一日起燒賊路野草狀

新唐書地理志關內道涇州領臨涇縣，渭州領平涼縣，又原州平涼郡中都督府，廣德元年没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元和三年又徙治臨涇。通鑑唐昭宗紀注：北荒寒早，至秋草先枯死，近塞差暖，霜降草猶未盡衰，焚其野草，則馬無所食而飢死。

右臣當道最近寇戎謂吐蕃，實多蹊隧莊子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每當冀涷，須有隄防禮記。今幾畢秋收荀子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未甚霜降，井泉不合，草木猶滋並禮記。雖已及時，未宜縱火大戴禮記九月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臣已散帖諸鎮訖通鑑唐書宣宗紀注主帥文書下諸將謂之帖，候皆黃落禮記，即議焚除。稍越舊規，不敢不奏，謹錄狀奏。

爲滎陽公論安南行營將士月糧狀

新唐書宣宗紀會昌六年九月雲南蠻寇安南經略

使裴元裕敗之又地理志安南中都護府屬嶺南道舊唐書地理志安南都護節度使治安南府管交武峩川粵芝愛日福祿州長峯陸廉雷籠環崖儋振瓊萬安等州又安南府在邕管之西又吐蕃傳及瀆闕失守河洛阻兵於是盡徵河隴朔方之將鎮兵入靖國難謂之行營

使當道先准詔發遣行安南行營將士五百人後漢書楊琁傳五亟發遣各還本國其月糧錢米並當道自般運供送者右臣當道緊救額兵數止一千五百人舊唐書地理志桂州下都督府管戍兵千人衣糧稅本管自給也內一千人散於西原防遏新唐書地理志嶺南道諸蠻州中有西原州隸交南都護府又西原蠻傳黃氏儂氏據州十八經略使至遣一人詣治所稍不得意輒侵掠諸州橫州當邕江官道嶺南節度使常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後漢書寇恂傳光武語恂曰昔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三百人扭在邕管行營舊唐書地理志邕管經略使治邕州管邕桂蠻橫田巖山立羅瀧等州人界內分捉津橋新唐書百官志永徽中廢津尉上關置津吏八人永泰元年中關置津吏六人下關四人專知鎮戍新唐書百官志唐廢戍子每防人五百人為上鎮二百人為中鎮不及者為下鎮五十人為上戍三十人為中戍不及者為下戍計其抽用略無孑遺詩至於堅守城池備禦倉庫供丞職掌丞當作承魏志田疇傳注先賢行狀畯太祖命曰疇開塞道供承役使傳遞文書漢書京房傳注郵行書者也若今傳

送文書矣並是當使方圓衣糧通鑑德宗貞元十二年初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税外方圓亦折則成方轉則成圓言於常稅之外別自轉折以致貨財也、衣糧見上招收驅使其安南行營將士皆是敕額外人又當管去安南三千餘里去年五月十五日發遣八月二十日至海門通鑑唐憲宗紀注海門鎮在白州博白縣東南遭惡風漂溺官健一十三人通鑑代宗大曆十二年定諸州兵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沈失器械一千五百餘事其年十一月六日差綱某等舊唐書食貨志比年自揚子運米皆分配緣路觀察使差長綱發遣運路既遠實謂勞人今請當使諸院自差綱節級般運以救淮倉通鑑德宗建中元年初劉晏造運船十艘爲一綱般送將奉錢米今年五月八日至烏雷烏當作烏新唐書地理志烏雷縣屬嶺南道陸州又遭颶風太平御覽南越志曰熙安閑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打損船三隻沈失米五百餘石見錢九十貫說文貫錢貝之貫其月十八日至崑崙灘又遭颶風損船一隻沈失米一百五十石至今差十贇等尚未報到安南臣到任已來爲日雖淺懸軍在遠魏志齊王芳紀注漢晉春秋勢雖有重兵而懸軍應恪經費爲虞史記平準書曰天子以至於封

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爲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竊檢尋見在行營將士等從去年六月已後至今年六月已前從發赴安南用夫船程糧及船米賞設并每月將茶等一年約用錢六千二百六十餘貫米麪等七千四百三十餘石大數雖破上供（舊唐書裴垍傳先是天下百姓輸賦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餘用悉資當府不惟褊匱且以遐遙有搬灘過海之勞（舊唐書高駢傳又以廣州饋運艱澀駢視其水路自交至廣多有巨石梗途）多巨浪颶風之患須資便信動失程期臣忝守戎行（左傳）不勝憂結（漢書鮑宣傳此天有憂結未解）伏以裴元裕既開邊隙（漢書匈奴傳黨始開邊隙）又乏武經（左傳）抽三道之兵（舊唐書地理志五府經略使治在廣州管兵萬五千四百人輕稅本鎮以自給經略使在廣州城內管兵五千四百人清海軍在恩州城內管兵二千人桂管經略使治桂州管兵千人容管經略使治容州管兵千一百人安南經略使治安南都護府即交州管兵四千二百人邕管人經略使管兵七百八）（魏志劉放傳注孫資別傳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備四方之致寇（易）曾無戎捷（左傳）徒曜軍容（漢書胡建傳軍容不入國）昔者淮陰驅市井之人尚能破敵（史記淮陰侯傳信與張耳東下井陘擊趙出背水陳）

大破虜趙軍諸將問曰將軍令臣等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顧何可得而用之乎

晉伯假紀綱之僕亦不常臨（左傳）苟元裕能均會散金（史記吳起傳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又魏其侯傳竇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按此類事史書甚多）絕甘分少（漢書司馬遷傳悉曰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注自絕旨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多少也）便可收功於故校（曹植孟冬篇收功在羽校）宣賚別立於新家（國語勝敵而歸必立新家）側聞容廣守臣（舊唐書地理志嶺南東道節度使治廣州管廣韶循潮恩春賀朝端滕康封瀧高義新勤竇等州容管經略使治容州管容辯白牢欽嚴禺湯瀼古等州○守臣見標記）亦欲飛章上請（後漢書寇榮傳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臣緣乍到未敢抗論已牒韋虔李玭（按此二人新舊二書皆無傳以上文文義推之必一爲容管經略一爲嶺南節度也後有爲滎陽公與容州崔中丞狀疑即指虔至嶺南節度之爲玭更無顯證惟本集樊南乙集序李玭得秦州敘在商隱桂林從事之後考舊唐書文宗紀太和九年以金吾將軍李玭爲黔中觀察使宣宗紀大中二年八月鳳翔節度使李玭奏收復秦州或中間曾鎮嶺南史略之耳又韋虔後爲司農卿見通鑑大中十年李玭爲李翊子見杜牧詩注並錄之以俟詳考）幷牒元裕請詳物理續具奏聞伏惟皇帝陛下道邁羲勛盛（疑當作威）加華夏（晉）南蠻以茲施

弱國語臣虺弱不能忍俟也宜慕聲猷伏乞特詔元裕使廣布仁聲遠揚朝旨江淹肆赦交州詔并遣大使宣揚朝旨無邀功以生事漢書馮奉世傳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勿耗國以進兵韓非子耗國以便家戰國策求癸果進兵庶令此境之人無擁思鄉之念唯茲裁照實屬皇明班固西都賦以發皇明今前綱美士贇等沈失至多遲留未達復須遣使以續見糧史記齊相國世家軍無見糧雖欲無言懼不集事左傳儻未蒙恩允特賜抽還則長慶二年安南有奏請借便當軍糧米五千石經略使王承業疑當作并舊唐書穆宗紀長慶二年正月以嫪州刺史王承弁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請一二年內勸課輸塡後漢書卓茂傳勸課農桑頻有文符並未支送伏乞天恩憫其州鄉闕乏國語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京以海路漂淪晉書林邑國傳徼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貿貨且新原注疑[按]似當作許安南併還欠米庶行營將士等得存宿飽史記淮陰侯傳樵蘇後爨師不宿飽無乏晨炊史記淮陰侯傳晨炊蓐食臣所守藩方北史張袞傳屈膝藩方之禮粗獲通濟註

錄奏聞伏聽敕旨　新唐書百官志凡王言之制有七五曰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

爲滎陽公進賀壽昌節銀零陵香麖原作麂今據胡本改正靴竹靴狀　唐會要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諱忱元和五年庚寅六月二十三日生于大明宮以其日爲壽昌節　南越志零陵香生零陵山谷葉如羅勒　新唐書地理志桂州土貢銀麖皮鞾　漢書地理志注麖似鹿而小

右臣伏聞烈山神井開農皇降聖之時　司馬貞三皇本紀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注厲山今隨之厲鄉也盛弘之荆州記隨郡北界有厲鄉村村南有重山山下一穴相傳神農所生周圍一頃二十畝有九井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南頓嘉禾茂漢后誕祥之日　後漢書光武紀論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孫樹地理志南頓縣屬汝南郡　伏惟皇帝陛下系傳太素　列子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雲笈七籤太始既沒而有太素太素之時老君下降爲師　瑞掩前朝資南訛致育之功　書　演北極居尊之慶　爾雅北極謂之北辰　臣方叨廉察　後漢書第五種傳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　已去班行　亞先爲給事中　莫階貢重之

儀（左傳）徒切雜祿之禮（當作當祿事 雜字疑有誤）前件物等或潔（潔疑）圭錫（詩）考前備

擁（楚辭九歌秋蘭兮蘪蕪漢書司馬相如傳注蘪蕪即芎藭苗也）可傳御器之瑒（大戴禮記御器在側不以度少傳之任也）儻

助薰風之末（家語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其餘則攻

皮合巧（考工記）截竹呈能（馬融長笛賦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豈納職于眠人（周禮）顧

承展于天步（詩）干冒陳進兢越無任

樊南文集補編卷第一